

赤膊解衣任寒暑
文吏為世何所

求窮惡民氣
摧殘居一

軀易自由

福後若心絕

室

配

劍

劍

劍

滅却雲蒸氣
新剛史文隨雅存

客為世北



续范亭传

南新宙



续范亭传

南新宙

山西人民出版社

续范亭传

南新宙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frac{3}{8}$ 字数: 225 千字

1979年10月第1版 1980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78,000册

•

书号: 10088·652 定价: 0.69元



目 次

一	南京请愿	(1)
二	短剑剖腹	(10)
三	彻底决裂	(17)
四	寻求出路	(25)
五	别西湖	(35)
六	乌云压城	(49)
七	古都惊雷	(69)
八	拨正航向	(85)
九	历史转折点	(99)
一〇	如此抗战	(114)
一一	“动委会”	(126)
一二	战斗在敌后	(141)
一三	秋林会议	(154)

一四	二营 哗变.....	(164)
一五	平定 叛乱.....	(174)
一六	危急 时刻.....	(188)
一七	史家庄 告急.....	(200)
一八	赤坚岭 会师.....	(209)
一九	反顽 战役.....	(219)
二〇	人民的 信托.....	(228)
二一	在革命 圣地.....	(237)
二二	休养与 学习.....	(259)
二三	血书斥 奸细.....	(264)
二四	幸福的 日子.....	(272)
二五	誓做人民 公仆.....	(278)
二六	惜别 延安.....	(285)
二七	遗书致 中央.....	(292)

一 南京请愿

一列载着旅客的列车，穿过嘉峪关，向内地奔驰着。铁轮的轰隆声，长久地回荡在山谷里。

在一节车厢的包厢里，坐着一个身材颇长，面容瘦削，垂直的鼻梁和宽厚的嘴唇，流露出坚毅、深沉、严肃的神态，两眼象两道电光一样炯炯发亮的中年军人。他沉默地望着车窗外的祖国河山，心里在琢磨着什么事情，嘴角上抿起的深纹，露出了他心灵深处的忧虑。在这个军人的对面坐着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也是沉默着。他倒了一杯开水，搁在军人面前，低声地说：“喝一口吧，路还远哩！”军人扭过头来，点了点头，端起了杯子。

他，就是陆军新编第一军中总参议续范亭。

续范亭，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出生在山西省崞县一个中农家庭里。高小毕业后，考进太原陆军学校。当他还是一个不满二十岁的青年时，就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加入同盟会，积极进行民主革命活动，参加策划革命军的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担任革命军山西远征队的队长，率领部队参加占领雁北重镇大同的战役，赶走了清王朝统治者。可是，辛亥革命的成果，被北洋军阀袁世凯和山西封建军阀阎锡山窃夺了。续范亭坚决追随孙中山，坚持民主革命，反对袁世凯和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一九一四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下令通缉他，阎锡山迫害他。他被迫离乡背井，渡过黄河，进入陕西，继续进行反袁倒阎的斗争，参加护国及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是北方民主革命武装——国民军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二四年，曹锟的北洋军阀政府被推翻

后，续范亭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二混成支队参谋长，一九二六年任国民军第三军第六混成旅旅长，第二年任国民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一九三二年任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九三五年，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途中，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蓬勃的抗日救亡运动。各地人民纷纷集会、请愿、游行，一致要求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续范亭和广大爱国人民一起，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中。前些日子，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风，说是国民党要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解决抗日救国大计”。续范亭虽然不大相信蒋介石会立刻下决心抗日，但他对于这个代表大会仍然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是一个积极争取抗日的好机会。所以，他不顾朋友们的劝告和阻拦，坐上火车，急急忙忙地从兰州赶来南京。

续范亭和刘定庵一起住在国民饭店。这时候，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人们，把一座国民饭店挤得满满的，车来人往，好不热闹；入夜，那些代表们住的房间里，更是灯火辉煌，打麻将，摆酒席，吸鸦片，到处闹得乌烟瘴气。跟这种“盛况”恰恰形成对照，独有续范亭住在自己那间冷冷清清的房子里，终日忧心忡忡，闷闷不乐。

来到南京已经半个多月了，他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和满腔的爱国热忱，期望能够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向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呼吁抗日，请缨作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华北，赶出东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祖国。可是他一直没有能够获得

这样的机会。他曾经几次去见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的要人，都被他们用各种借口拒绝了；即使偶然碰见了，也不过只是一番冷冰冰的应酬。续范亭在南京的一些朋友，表面上对他虽然很热情，又是请吃饭，又是请看戏，但却闭口不谈政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每次续范亭提到当前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形势，他们总是回避着说：“咱们不谈这些。来，来，喝酒……”眼看国民党政权在糜烂和腐朽下去，眼看国难日益深重，每一个具有民族思想，热爱祖国的人，谁不忧虑、痛苦和气愤！

有一次，续范亭终于见到了汪精卫。他对汪精卫谈到了国家民族的危机，全国人民高昂的抗日要求，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抗日的措施。汪精卫无动于衷，还是耐心听完他的话，然后摇摇头说：

“你说的这些，夸大了事实。”

续范亭从衣袋里取出一份报纸，这还是从北平带来的，上面刊载着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成立了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傀儡政权，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侵略华北的企图。

汪精卫从他手里接过报纸，装模作态地看了看，皱起眉头，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

“这报纸上说的莫名其妙……”

续范亭当时气得说不出话来，好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当场斥骂汪精卫。他想：这个人 and 蒋介石一样，过去也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如今是彻底背叛“三民主义”了，连一点点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都没有了。管理国家的责任落在这些人手里，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还有什么前途呢？他怎么能够不忧虑、痛苦和气愤！

一天清早，续范亭从院子里散步回来，正要推门进屋，忽然发现门缝里塞着许多纸片，还有几张散落在地上。他细心地拾了

起来，拿回房中，一张张地翻看着，原来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代表们署名的各式各样的名片、请帖，有的请吃饭，有的请看戏，有的字帖上甚至公然无耻地以封官许愿、金钱物质来拉拢和收买代表。他这才想起，五全大会快要结束了，蒋介石坚持其媚日反共政策，胡说什么“我们革命者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者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者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者……”简直是信口雌黄，满嘴放屁！丧权辱国，算哪一家的“礼义廉耻”！至于那些代表们，也是只字不提抗日大事，而高唱什么“拥护蒋委员长”，什么“消极的肃清与纠正封建思想，消除阶级斗争……”背地里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到处为自己张罗选票。续范亭想到这些，气愤地把手中的名片、请帖撕得粉碎，揉成一团，扔到了废纸篓里。

刘定庵正躺在床上看书，看到续范亭的脸色，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便微笑着说：

“反正咱们不是代表，管不着那些闲事！”

“那才更叫人气愤哩！”每逢遇到国民党这些无耻的勾当，续范亭总是抑制不住忿怒和激动，他不等刘定庵说什么，便急急说道：“也不问清楚人家是不是开会的代表，就死皮赖脸的要人家选他。这算什么代表？哪里象个政党？全国人民正在轰轰烈烈地要求抗日救国，他们却在这里轰轰烈烈地争权夺利！”

续范亭不住的在房间里走动。刘定庵放下手里的书，立起身倒了一杯茶，为了安慰续范亭，他一边慢慢地喝着茶，一边开

始叙述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写了一首诗，送给大会作为“献礼”……

“这有甚稀奇，”续范亭不等他讲完，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拍马屁的人多着哩！”

“你先不要着急，听我讲完嘛！”刘定庵笑了。接着，他板有眼地背出那首杰出的诗：

一身猪狗熊，
两眼官钱势，
三诀吹拍骗，
四维礼义廉。

这首诗恰恰是国民党五全大会的真实写照。续范亭觉得骂的太痛快了，禁不住纵声大笑。他笑得那么坦然，那样爽朗，刚才满脸的愁容和气忿，似乎被这一场大笑冲淡了。他连连称赞着说：

“写得好，写得太好了！就这么四句，把那些势利小人的像勾划出来了……”

正说着话，响起了“嘭嘭嘭”的敲门声。续范亭顺手拉开房门，只见是一个穿着西装、留着分头的青年人，对他深深一鞠躬，毕恭毕敬地呈上一份请柬。续范亭看也不看，立刻摆动着一双枯瘦的手臂，连轰带嘘的把这青年人赶走了，而后使劲地关上了房门。

“定庵，我看还是搬家吧，咱们另找个地方住。”他无可奈何地说，“再这样下去，实在受不了！”

刘定庵同意了，他也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读点书。两个人于是收拾了东西，当天上午就搬到了东亚饭店。还没有安置停当，郝

梦九和西北军的两位老朋友便跟踪找来了，约续范亭和刘定庵一同到三元馆去吃饭。他们左说右劝，续范亭说什么也不去，硬是独自留在旅馆里。

可是，当郝梦九、刘定庵他们在三元馆才落坐，续范亭却出乎意料地赶来了。大家心里虽然有些疑惑，仍然忙着招呼他坐下来。他一面伸手接过菜单，一面说道：

“叫几个好酒菜，咱们喝它个痛快！”

这两句话，使大家更加感到奇怪了。续范亭是一向不大喝酒的，而且又有肺病，今天，他怎么忽然想起喝酒来了？

刘定庵劝他说：“算了吧。还是多添几样菜吧。”

“还是喝点好。”他坚持着说，“你们看，外边雪又下大了。冷的厉害，喝点酒暖和暖和。”

窗外，天空果然大雪纷纷，大街上又铺上了一层白雪；从窗缝里不时渗进来一股冷气。

饭馆的伙计听口音知道这几位客人都是“老西”，送来一瓶杏花村汾酒。续范亭喝了几盅酒，脸色显得有些红润了，似乎有了精神。瘦长的身子斜靠在椅子上，手插在腰间，竟滔滔不绝地发起议论了。

“你们不要看不起世间的‘小人物’！”这句话也不知从何说起，只见他向身旁走过去的饭馆伙计摆摆手，“英雄就出在小人物中间，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信，你们说说看。”

他用疑问的目光，看了看刘定庵，又依次看了看郝梦九和西北军的两位朋友。大家都觉得他问的突然，有些莫名其妙，一时答不上话来。他看到没有人反对，这才继续说下去：

“就说定庵那个同学吧，不怕大刀，不怕水龙，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硬是和北大的同学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结果让宪兵捉去了……”

原来，前几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青年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行动，从报纸上，从朋友的来信中，更多的是从人们的传说中，渗入他的心里，长久地震动着他。现在，北平正是数九寒天，青年学生们手执抗日标语、旗帜，呼喊抗日口号，高唱着救亡歌曲，迎着国民党反动军警宪特的大刀、枪刺、木棍、水龙，冲向天安门，冲向大街小巷……这一切，又浮现在他脑际。

“北平那些要求抗日的爱国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民族英雄！可是，他们是小人物。那些大人物，现在又在干些什么勾当呢？爱国犯法，抗日有罪，媚日受赏，卖国有功！这就是大人物们的‘英雄’事业！……”说到这里，续范亭激动得有些气喘了。

刘定庵想到他在北大的那些同学们，由于参加“一二·九”运动，有的被毒打致伤，有的被捕，有的下落不明，心情很是沉重。两位西北军朋友，也唉声叹息。只有那位郝梦九先生，无动于衷。他手里捏着小酒杯，慢慢地品着汾酒的美味，什么爱国抗日，卖国媚日，似乎都与他不相干。

这时，续范亭关切地问道：“定庵，你那个同学有信来没有？还在坐班房？”

刘定庵肯定的点点头。

续范亭深深地叹了口气，满怀忧虑地说：

“对国民党，我算是失望了！这种痛苦的心情，你们很难体会到。在民国以前，我就追随孙总理，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二十多年了，我对国民党是有着很深感情的。谁料想，今天它会腐败到这个地步！党国大权握在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手里，中国迟早得亡国！……”

刘定庵用手轻轻碰了一下续范亭，又向一旁啾啾嘴。续范亭这才不再说话，也没有喝酒吃菜，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吸烟。郝梦

九提心吊胆地向邻桌吃饭的人们扫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惟恐续范亭闯下祸。他了解续范亭的为人，知道用空话劝他是管用的，但又碍于老朋友的情面，一时不便离开这里。杯中气味醇厚的美酒，他再没有兴趣品尝了，只想赶快吃完饭，离开这众目睽睽的地方。他确实知道，续范亭在南京的言论与活动，已经引起了“蓝衣社”人员的注意，在续范亭周围，时常有一些不三不四，身份不明的人在监视他。

大家都默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郝梦九似乎觉得这个场面太僵，太沉闷，于是改变话题，问续范亭：

“这些日子，怎不见你去看望杨主任？”

续范亭摇摇头，微微蹙起两道浓黑的眉毛，似乎不大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又似乎有什么不满。郝梦九所说的杨主任，就是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司令杨虎城将军，他这次来南京是出席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住在邓府巷二十八号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同续范亭也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续范亭知道，在座的两两位西北军朋友就跟杨虎城一起住在十七路军办事处，所以他有些应酬地问道：

“虎城这阵还那么忙？”

“忙着哩！”两位西北军朋友回答道。接着告诉他：杨虎城这次一心要当上国民党中央委员，还指定专人成立了选举小组，为他竞选。南京的一些党棍子们看到杨虎城参加竞选肯花钱，就拿他当土包子，敲他的竹杠。今天对他说，拉了多少选票，要价五千元；明天又说，他们担保某某团体一律提杨虎城的票，索价一万大洋。杨虎城是来者不拒，毫不吝惜。结果为了活动当个中央委员，花了八万多块现大洋。其实，最后还是蒋介石在钦定的名单中，圈了一个中央监察委员给他。

郝梦九听了，心痛的连连唆着嘴说：

“哎呀，可惜可惜，白花了八万块！”

续范亭只是摇摇头，叹息道：

“虎城是个有血性的人，一向满进步，如今也走上了这条路……。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着想，你们说，咱们该怎办？”

沉默了一会儿，一位西北军朋友才悄声悄气地提议说：

“咱们再找几个朋友，一起到总理陵前去哭灵，说不定还有点用处。”

“没有用，没有用。”续范亭摆着手说，“国家已经糟到这个地步，哭一场有什么用？依我看，还是古话说得好：大丈夫宁流血，不流泪！只是，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叫那几个下流东西给断送了，真太冤枉！”

大街上，风声飒飒，雪花在天空中旋转飞舞。这个冬天，人们感到南京城比往年更加阴沉、寒冷，直冷到了人们的心灵深处。

二 短剑剖腹

鹅毛大雪飘飘扬扬地一连下了几天，终于停住了。没有风，天空依然阴沉沉的。大地白茫茫一片，就连紫金山起伏的山峦，也好像复盖着洁净的白毯。独有那奔腾万里的长江，照旧保持着它的本色，远远望去，象一条墨绿色的缎带，在白色的大地上伸展去。

这是一九三五年冬季的一天。中午的时候，从高大的城门洞里，驶出一辆黑色的道奇牌小汽车。郊外的道路比较宽敞，路面光滑，两旁行人稀少。小汽车象一只黑色箭头，直指山下，在中山陵园的大门前停了下来。

车门启处，出现了续范亭高大的身影。

续范亭走出车厢，随手关上了车门。汽车从他身后轻轻溜过去，驶向停车场。他站在那儿，舒展了一下身腰，深深地呼吸着郊外新鲜而寒冷的空气，心情略微感到轻松了些，头脑也不再是那么昏昏沉沉的了。今天，他穿着便衣：一件干净的蓝细布棉袍，外面罩着黑色的呢大衣，头上戴着礼帽，手里拿着一根崭新的手杖——这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刘守中送给他的礼物。在广场上停留了一会儿，他才独自走进建筑宏伟，然而却是冷冷清清的陵园，沿着宽阔的墓道的石级，缓慢地、沉重地迈步走上去。

在灵堂前面，他停了下来，让自己缓会儿气。一边把手杖撑在手腕上面，解开呢大衣，从棉袍口袋里掏出纸烟，点着火，深深吸了几口。他眯细着眼睛，目光茫然地遥望着远处，似乎又置身于喧嚣的都市……在曹委员家中的那场遭遇，这时重又浮现在

他的脑际。

那是昨天下午的事情。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于是步行到曹委员家去，准备和老朋友告别。来到曹委员公馆的门口，不等仆人通报，续范亭便迳自迈进大门，走向客厅。刚跨上台阶，就听见里面传出一片嘻笑声。他掀起棉布门帘，一股浓烈刺鼻的雪茄烟、鸦片烟、酒精混合着香水、发蜡的恶臭味迎面扑来，他不由得憋了一口气，只觉得恶心。再向里面一看，烟雾沉沉的大厅里，一些打扮得妖里怪气的女人，正陪着老爷们打麻将牌。这种糜烂腐朽的生活场景，使续范亭感到好象有一股闪电猛击在自己身上，热血涌上心头，脸色通红，呼吸也变得急促了。他愤愤地摔下握在手里的棉布门帘，也不顾曹委员在里面看见他，发出“范亭别走，范亭……”的呼唤声，迳自穿过院落，一脚踏出了大门。

雪花纷飞，人行道上一片积雪。续范亭把身上的大衣紧紧裹了裹，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人行道漫步走去。从他的内心深处，涌上来的错综复杂的心情，痛苦地吞噬着他。东北沦陷已经四年多了，那里的同胞们，被践踏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摧残和欺凌，过着亡国奴的痛苦生活；如今，日寇的魔爪已伸进河北省，整个华北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亡国亡家的灾难，眼看就要落在全国人民的身上。可是，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国民政府的大员们，却聚在南京城里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终日浸沉在淫逸糜烂的生活里，不顾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更不顾劳苦大众的灾难和痛苦。他们哪里有一丝一毫的民族自尊心，哪里有一丝一毫中国人的良心！他目击心伤，无限悲愤，痛苦彷徨。想到自己虽然是国民军的将领，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有着一颗真挚的爱国心，但在蒋介石统治集团“不抵抗主义”的禁令下，英雄无用武之地，面对着现实无可奈何。悲观、失望，愤慨、痛苦，